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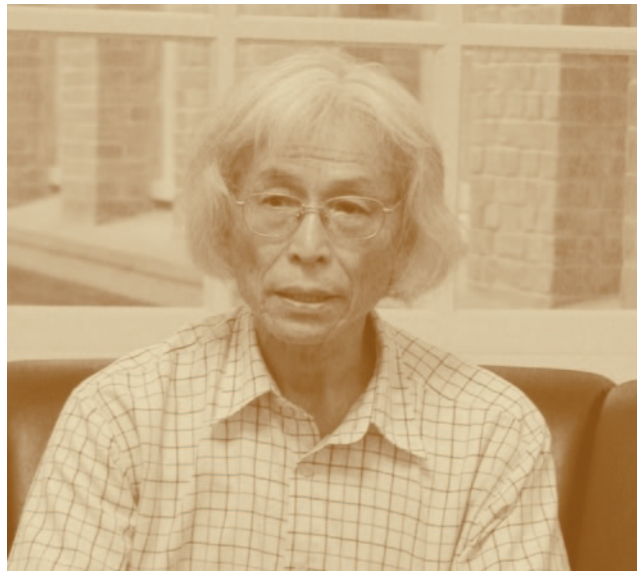
220歲的銀髮 志工傳奇

專訪台文館志工三寶

文・攝影／鄭宇捷

結束完密集訪問拍攝的那幾天，恰逢落雨最密的梅雨期。視覺滯留，腦中的視覺區像是被抽換掉了底片，取而代之的是慣用的柯達T-Max400，黑白色調，中感度，粒子略粗，質感樸實，灰階寬廣而優美。

相約訪談的志工，是台灣文學館140位志工裡，年紀最大的三位。當初和推展組負責志工業務的鄭雅雯小姐談論此次拍攝的內容，我約略的請她介紹預計要受訪的三位長輩，年齡總和居然高達二百二十歲（84+81+75）。和長者的互動，多是帶有戒慎恐懼的，但我也懷抱著一點玩心，像打開一口傳世的原木寶箱，找尋那塊用四萬個日月升落所琢磨的羊脂白玉。



陳聰麟老師

初見陳老師是在某個星期五下午的志工合唱團練習日，那時我正揹著攝影機、拎著腳架，走在台文館二樓的走廊。突然後面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尋聲轉頭，看見一頭銀白穿著整齊的格子襯衫、留著像藝術家髮型的歐吉桑，幾乎是跑著過來。嘴巴還不停喃喃的唸：「未赴啊，未赴啊。緊、緊、緊。」後頭跟著一位婦人，不好意思的對我笑了笑，好像小學生上課快遲到了，要比值週老師先跑進校門的歹勢神情。我心想：這對腳頭勇健的夫婦，大概就是陳聰麟老師伉儷，早就耳聞陳老師與師母平常就很注重養生，不論運動、飲食都相當有研究，也慷慨不藏私的和其他的志工伙伴分享。今日有幸見識到草上飛的功夫，果然不是浪得虛名。

陳老師給人的感覺就像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者，退而不休時時奮進，話語中博學識廣，態度謙和，一場談話下來，委實如沐春風。陳老師生於西元一九三二年，他告訴我：「在我做囡仔時，今日的台灣文學館是所謂的台南州廳，後來進入二次大戰期間，日軍投彈轟炸，一聲巨響，頓時整棟建築的屋頂全毀，厝身也多處損壞。」當時陳老師14歲，懾人的影像如今宛若眼前。

「戰後，上海的空軍司令部佔用這棟建築；漸漸人民的民權思想漸開，地方政府便把此處收回作為市政辦公中心；後來，五期重劃區的新市政大樓改建完成，市政府搬遷，文資中心成立，再來就是成立台灣文學館。」



可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關係，在陳老師談話的邏輯裡，隱約可以感受到知識份子關心國家社會的情懷。

當白髮歐吉桑慷慨激昂的講述，這段與大時代緊密結合的生命，師母翁老師只是靜靜的坐在一旁看著，時而微笑，時而輕聲叮嚀陳老師一時口誤而錯植的紀年。其實，在陳老師的生命裡，七十餘的時間，不僅國家主權數次更迭，自身境遇也經過了幾回大的變動，一路都是翁老師用細心和耐心的陪伴才順利走過。陳老師五十七歲那年，無意間在醫院檢查出肝臟硬化，而且病程已經走到末期，面色枯黃，併發大量吐血和便血，一度危急。當他在敘述者段往事的時候，表情姿態志氣昂揚，毫無恐懼，像是帶領士兵打贏一場硬仗的將軍。他略去了病程中開刀治療的辛苦和生死交關的煎熬，只說當他重獲新生之後，就決心投入志工行列，用再度燃起的蠟燭來照亮這個社會。又說，唯有真正如此靠近死亡的人，才更能體會生命的意義，維持多年的病房訪視志工工作就是在這樣的領悟後自然展開的。

丈夫生命裡的考驗，對於翁老師來說又豈不是個艱難的挑戰？在兩夫妻合力抗病成功之後，他們就開始在成大醫院和新樓醫院裡擔任志工。後來，台灣文學館成立，陳老師說，這棟建築物的主權在這數十年的時間，輪替了一圈，到現在終於回到人民的手裡，他顯得特別的欣喜。夫妻兩人旋即在第一期的招募裡，加入台文館志工的行列，並接受一連串的受訓和考核，現在是台文館內正式的導覽人員。



然而，不知是陳老師的銀銀白髮顯得醒目，亦或是他老人家健步疾疾的身段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我們時常在館內看見陳老師的身影，他的氣質與建築風貌十分相容，簡直就是從小在這棟房子裡長大的那樣自然。訪問的時候，陳老師笑著對我說：「我要一直在台灣文學館作志工，作到有一天乎伊給我趕。」這樣寬大慈悲的疼惜心，和台文館這棟建築的延續運用，正是「舊建築，新生命」這句話中，最美的詮釋。

宋錫敏

俐落的短髮，整齊的分線，典雅合宜的身段舉止，優美端莊的口音加上謙和的談吐，讓每個見過宋奶奶的人都會對她老人家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她是宋錫敏，西元1925年出生於河北省天津市，現齡八十一歲。二次世戰後隨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，整個家庭來到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前後搬遷了幾個地點，最後落腳在台南府城。當時，孩子才兩歲，先生是公務員有份堪用的薪水，而宋奶奶則是以家庭為重，留在家中專心照顧幾個年幼的孩子。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數十年，現在孩子都大了，也擁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肩上的重擔總算可以減輕一些。

訪問宋奶奶的時候，她老人家總是謙虛。

「我的女兒教我每天要對著鏡子說：『我行，我可以。』這樣的自我鼓勵。當了一輩子的家庭主婦，我什麼都不會，常常覺得自己是自不量力。我才是真的要



感謝台文館能夠接納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，台文館裡面的年輕人對老人家非常客氣尊敬。我到這裡做志工感染到大家的青春活力，很容易就忘記自己的年齡。」

為家庭付出幾十年的宋奶奶，一直要到成員結構出現重大變動之後才開始擁有屬於自己的人生。這種女性的勞動意象普遍地存在於我們的鄰里街坊：天亮時分起床準備早頓，整理先生小孩當天要穿的襯衫、要帶的美勞作品，大家出門之後就趕緊上市場採買家中所需的食材雜物。下午或許家事或許談天偷閒，天色將暗又是下半場忙碌的開始。總是最早起床最晚入睡，總是勞動了一整天一輩子，最後才想到自己。

「所以，那時候先生走了，很多人就在說：哎呀，姓宋的要倒了。」

看宋奶奶說這句話的神情，似乎連自己也有幾分的相信。

「但是，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真的是走出來了，而且志工服務的工作給我的收穫太多了。」「我常說這是謝奶奶的功勞。」談話席間，宋奶奶不只一次提及對謝奶奶的感激。

「有一句台灣話說『牽手』是在說夫妻之間的關係和互動，但是我覺得我和謝奶奶用這個詞兒來形容也十分貼切。」

宋奶奶帶著老鄉音還摻著台灣話講，感覺好可愛。「是她牽著我的手，把我從家庭的小框框裡帶出來做志



工服務。從十幾年前的公保大樓門診部、捐血中心、氣象局到現在的台文館。」

「我現在一個人住，生活簡單，吃的也簡單，每個禮拜固定有幾個地方值班，日子過得相當輕鬆愉快。」

我看著宋奶奶敘述著從「家務退休」後的生活，臉上漾著滿足的笑容，平凡而美好，台文館窗外的人行道上，橘紅色的鳳凰花開在枝頭，羽葉正綠對稱的排列展開，順然地在南風中搖擺。

謝衛

謝衛奶奶，祖籍浙江紹興，先祖父舉家遷徙到南方，1912年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。和宋奶奶比較起來，謝奶奶就顯得像個老頑童。訪問前問謝奶奶說緊不緊張，她說人老了開始癡呆了，所以不看出緊張的表情。

和許多新住民不一樣的是，謝奶奶到台灣來並不是因為跟隨政府、軍隊，而是在二次世戰結束之前，一方面覺得有趣，離開家鄉到台灣來玩，二方面台灣當時的生活水平高待遇好，索幸就留下來工作，沒想到政局一改變想回也回不去了，這一相隔，又是好幾十年。

隻身待在台灣謝奶奶也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一生都奉獻在教育機構的她退休後也閒不下來。

「我的座右銘是：忙碌是幸福。退休之後先到長青俱樂部（今公教退休人員協會）當會計志工，民國八十



年從公保大樓的門診部、市政府的婚姻諮詢專線、台南捐血中心、台南市氣象局，最後是到了台文館。」

「我那時候怎麼來的你知道嗎？台文館的志工招募報名表是利用派報家家戶戶發送的，他們就在說：『你還要不要再做一個啊？』我說：『為什麼不敢啊？』後來我就把履歷、自傳寫好，拿過來的時候我就問櫃台的小姐說：『做志工有沒有年齡限制啊？』她說沒有，然後我們就來了。」

「我覺得做志工啊，主要是要有健康的身體，像台文館志工的性質都是走動式的，一個班三個鐘點，真的要有健康的身體。年紀不是問題，像我現在孫子都大了，無後顧之憂，一個星期裡面排幾天的志工服務，不斷地成長自己，日子過得也快樂。」

「有的時候出門，時間比較趕，走著走著一不留意就小跑步起來了，跑了一段路才想起來自己已經八十多歲了，只好慢下腳步，小心一點比較保險。」

聽見我說宋奶奶剛剛特別提到謝奶奶牽著她的手走出來，謝奶奶說：我們兩個牽手這樣有點問題喔。然後我們都笑了。她們倆個老人家講：人和人之間啊，不僅僅是夫妻才有緣份，我們有三個好朋友年齡都差不多，談論的話題也比較接近。我們到很多地方去做志工都是一起相約著去，已經好幾十年的朋友了，彼此都很珍惜。

訪問結束後請謝奶奶稍慢腳步，給我一點時間為她拍照，謝奶奶說：「好啊，沒問題，如果拍一張可以少一歲，那我就給你拍一百張。」八十四歲的老頑童如此風趣幽默，我想這樣的開朗樂觀心境應該就是維持健康身心最寶貴的泉源。

謝奶奶為了訪問拍照，打扮得特別漂亮，頭髮也向後挽梳起小髻，雲鬢如銀絲閃閃，樸素雅緻的粉格褲裝不難看出年輕時的活躍幹練。而老人家總是客氣的，說是不特別打扮怕對我們要採訪交差不好意思，大概是這麼多年的處事接物，訓練出一種體貼善解的疼惜心，總是付出的也總是為人著想的，而說到自己：「只要健健康康的，我就很滿足了。」

人的一生就如同是個修行的道場，在時序的輪轉當中，凡事都蘊含著清朗透徹的道理。怕就怕人總是習性厚重、執念太深，付出只求利己，體會不出其實不問名、沒有目的的大愛付出才是收穫最多的。